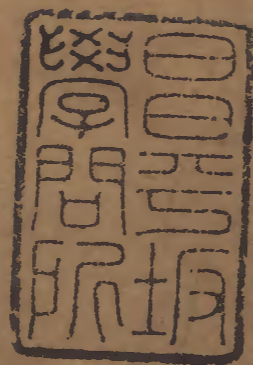


古...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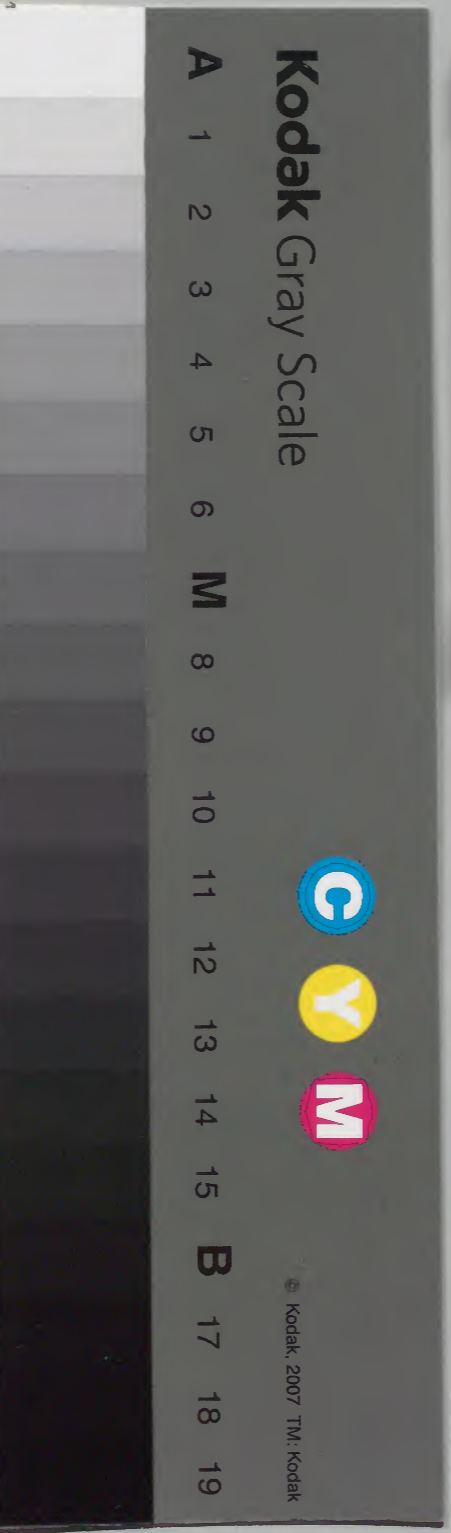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	函	號	
二	架		
一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函	類
一〇	架	
一四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30 )
函號	299 47



古文載道編卷之十六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琿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雜著

敬齋箴

朱 熹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拆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足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

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  
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莫過於敬以朱子而猶作箴  
以自警我輩凡爲學者其可不三復乎斯言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朱熹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  
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  
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  
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  
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  
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  
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  
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  
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

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  
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  
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  
書此以遺之

易爲君子謀惟會心觀玩所謂卦卦爻爻皆活者故伊  
川易傳只就義理上發揮盡致然以此通之卜筮熟玩  
潛思便自有斡旋維挽妙用蓋孔子之贊以義理爲教  
而伊川闡之文王之辭以卜筮爲教而朱子又釋之法

雖異而道則同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易爲君子謀惟會心觀玩所謂卦卦爻爻皆活者故伊  
川易傳只就義理上發揮盡致然以此通之卜筮熟玩  
潛思便自有斡旋維挽妙用蓋孔子之贊以義理爲教  
而伊川闡之文王之辭以卜筮爲教而朱子又釋之法  
雖異而道則同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  
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  
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  
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  
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  
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  
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  
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  
者每極稱嘆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

跋鄭宣撫帖

朱熹

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  
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  
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  
之而泚其頰者云

竄逐流離亦賢士大夫所不免彼何嘗求援於人然援  
之者卒少甚至周親密友且背而去之此朱子於鄭宣  
撫有慨乎其言之也

跋劉元城言行錄

朱熹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  
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  
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  
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  
君少嘗見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  
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  
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  
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  
勝嘆哉

閱元城錄中所尊聞行知終身佩服者惟司馬溫公雖其語未必盡醇然爲朱子所歎想如此知其體驗於躬行心得者固已多矣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朱熹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古之文所以載道今之文求爲人知而文非其文矣朱子愛勿求人知之言而不能無慨於當日之士友茲跋之所以作也

待士說

王十朋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於庭者  
箠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也爲  
士者服詩書精業履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游謹門戶時  
租稅忍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迹不及於公門而官  
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弟爲大夫焉能辱儒冠而  
陷之虎口耶彼冠焉而士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  
曹爭競錐刀而獄訟以興朝投刺以識面莫求判以欺愚  
雖使周成王之叔父爲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  
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顧其



自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既以答告者遂書爲吾黨之  
戒  
今世之士自輕者大率類此而有司之輕士亦實甚焉  
夫非公不至豈緊異人而顧以可貴之身供無情之面  
目吾不能爲士解也噫

書晦菴先生家禮後

黃 幹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爲  
火於四序則爲夏於四德則爲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  
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  
而爲恭敬辭遜著而爲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  
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  
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  
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爲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  
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

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  
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  
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  
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  
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棄而先生歿矣此百  
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  
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迺取是書鋟諸木以  
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  
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  
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

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

子曰立於禮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莫不有禮存焉人  
一日而不循禮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文公晚年修  
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以屬先生惟家禮  
一書乃其所手定者鋟傳至今復古君子所當遵而行  
之以挽末俗之頽風者矣

道學體統

陳淳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

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  
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  
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  
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  
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  
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  
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  
舍之則亡迪之則吉背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  
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  
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

聖賢所不道也

千支萬派總不過一個道理外此則異學矣見之旣真  
故言之俱當洙泗朝宗伊洛淵源盡在其中矣

師友淵源

陳淳

粵自義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皇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  
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  
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  
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經爲萬世  
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  
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  
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  
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

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  
與義皇之易相表裏而下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  
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  
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  
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  
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  
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  
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  
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必以是爲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  
而他求則茫然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旣不由是門  
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集羣聖之大成者夫子集羣儒之大成者朱子由考亭  
而上溯尼山一脉相傳異端所不得而篡也士苟有志  
當確遵其嫡派毋自外於聖門

其外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

讀書次序

陳淳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

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幸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  
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  
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  
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  
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  
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  
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  
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  
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

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  
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  
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  
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  
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  
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  
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  
用也歟

此皆朱子之說北溪本師訓以示人次第不紊功效可  
觀萬世教法盡於茲篇



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也歟

此皆朱子之說北溪本師訓以示人次第不紊功效可觀萬世教法盡於茲篇

用工節目

陳淳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一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

子循循善誘人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他  
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  
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  
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  
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  
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  
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  
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  
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  
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

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  
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  
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  
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  
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  
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  
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工夫不外知行而其要以一敬爲主此濂洛關閩相傳  
之學卽洙泗之學也彼不以格致爲事而專務主靜者  
多見其遁於冥寂流於佛老明矣初學入道之門可不

急為明辨

雙溪書院揭示

陳文蔚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已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問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已見終有一箇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縱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騫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為文義理

自明工程自進况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况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羣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凌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害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况已離羣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竝行於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切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

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免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學問之道最切要者莫如收放心而朋友講習又所以相資而成也篇中橫豎說來總爲不求放心不親益友者極力下一針砭而凡設學立規之大旨已自憬然可思

勸學文

真德秀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  
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  
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  
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  
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  
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  
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  
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  
寓于茲土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

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  
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謦欬者甚  
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  
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  
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  
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  
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  
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  
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

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  
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  
直餘事耳若徒諷咏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  
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  
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  
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  
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  
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  
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三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  
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

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  
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  
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疎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  
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歷叙儒書淵源誠爲後學山斗而以時考課俾不至束  
置高閣此崇正學作人才之要務也此法行何患無真  
儒輩出哉

潭州示學者說

真德秀

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  
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  
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也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  
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  
之學者爲己乎白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  
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  
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  
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  
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



秩而質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禽獸其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末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德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榦曰仁義

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竝而爲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

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吾子幸以爲然則愿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徼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瑤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學忠孝學仁義總之不過學爲人尹和靖先生之言較之陽司業石徂徠尤爲該括親切以此鞭策末學針砭時趨足令迷途者回頭喪心者汗下

下... 卷十六... 正...

...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

泉州科舉諭士文

真德秀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

古文... 卷十六... 雜著... 五... 正...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脩身之至要學者  
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  
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  
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惧况於文章者精神之  
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况  
於喧譁噉譟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于內非終日  
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  
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  
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胸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  
坐凝神運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踈

猶能連收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  
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  
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  
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  
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  
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平心定氣乃脩身之實功而卽行文之妙訣以此訓士  
本末交得之矣

古文載道編卷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璿荆石

全校

雜著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

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猥之流以擠排汙讒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倦倦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從來君子必不見容於小人而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多方設計不一網打盡不止嗟乎彼祇知快意於目前耳安顧天下後世之唾罵哉然君子身雖挫於一時名愈光於千古彼小人者適爲君子增榮名耳倘死而有知吾不知其奸魄作何如愧恨也然則人亦何憚不爲君子亦何苦必爲小人請莊誦此文百遍

郭巨

方孝孺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  
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  
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  
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  
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麇不忍君子美  
之况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  
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  
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

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殺子以養親忍矣哉置此心於何地且置親心於何地列此爲孝是啟人奇僻滅性之端矣層層翻駁如老吏斷獄應令郭巨無可置喙

書禍

吳海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禍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來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畢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爲多矣况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理炫耀反覆足以蠱人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



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詼諧鄙俚隱謬神怪之淺近可笑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爲博物洽聞夫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之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爲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

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類爲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祕府不蓄絕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利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革民間文字不得引無稽之言如女媧補天長房縮地嫦娥八月阿香驅雷與夫齊諧雜俎列仙傳搜神記幽怪錄之類異書旣絕數十年之後童稚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爲主於以養德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著書日多害理日甚亂人耳目惑人心志其爲禍有不

言者除而去之嚴禁使不得行則其禍絕矣此論卽  
孟子息邪說放淫辭之意

答問

吳海

吳子遜居水西閉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憂乎  
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服不及時饘饔常或虧終日轉徙無  
有定居然竊怪乎子室雖貧不踏踏以求於人迹雖窮不  
潰潰以撓於中談古道今言論無取倘衆違俗獨立誰與  
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憂如何吳子曰聖人有言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安足憂  
哉然子謂我愚拙實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  
彌篤攀前脩之逸駕追往聖之遐躅旣孜孜以求道屢顛  
沛而不易牽繩制墨以就渠獲年邁伯玉而猶非志慕仲

尼而不及閔閔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敢不夙夜惕厲  
畏且懼乎此吾之內憂也若乃感莘野而懷伊尹仰西山  
而思伯夸誦鴻雁而哀流人披王風而悼彼黍而又閔祀  
人之無寄嗚夸父之不量力則吾之外憂也抑又思夫古  
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書曰胥保惠胥教誨今之人相  
尚以詐相飾以偽詩曰爲鬼爲蜮若是者皆我所憂而貧  
則非也客不悅曰吾不曉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知禮  
義今子飢寒之不恤而道是謀困躓之不徵而學是力誠  
所謂憂不切之憂務不急之務已之多云又以慮夫人之  
謬惑不通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固流離困厄皆所  
而夫

自取尚未知底所吾亦何有於問子哉亦不能問子矣揖  
而夫  
安貧樂道之心憂時憫俗之意借客問以發之能如是  
亦可謂聖人之徒矣

書張原霆文後

吳海

世俗爲文務辭勝而已然多不根於理豈古人立言之意哉吾輩幸生濂洛諸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於是爲文而不根於理則亦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於道不背信有本者如是夫

文所以載道若不根理雖工何益我輩當思立言之要非徒誇麗鬪靡爲也

聞過齋箴 有序

吳海

海白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所  
 為鮮能不悖於理中夜以思惕然內懼誠以人之有過  
 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知其樂  
 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安得而  
 聞之用是扁其見賓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過而人告  
 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受之而不悔  
 悔之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忍遽自棄乎敢固  
 以請而箴用自警云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嗟予小子實寡

實陋雖曰有志而未克就循心以思据已而爲是敢謂然  
自信不疑憂心皇皇如疾在體曷賜之藥而有弗喜幽幽  
冥行擿墮取塗曷燧燭之而有弗趨君子愛人示之以德  
旣教旣戒俾我弗惑遷善則有改過則無申以朝夕誨以  
坐隅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誰無過而飾非念勝每  
不樂聞其孰肯直以相告是終無遷善之日矣以此銘  
齋倘所謂士希賢者歟

愚樂齋箴

有序

吳海

吳居真扁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爲大知若愚學  
老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故而自處默默乎將與衆嬰兒  
而自爲谿谷乎將忌清冷而爲污瀆乎將以退爲進思不  
殆不辱乎將虔斲是虞爲不材之木乎將與人有餘而自  
取不足乎將爲人不屑而惟善其獨乎不然奚其愚之足  
樂也居真曰吾豈爲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懵於事然觀世  
之騁智用私而務計數者終日役役然竭力疲體勞神敝  
精而忘其性命吾恥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僞靜之得自  
適也故以愚樂名焉吾將學爲聖賢之徒肯從老氏者哉

予聞其言而喜之因其請箴以勗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步趨逡逡在陋巷亦樂不  
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慎身博文約禮從夫子循循其愚  
如何仰鑽瞻忽迨卓爾益親天道且變心不違仁曰吳氏  
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其齋居朝仰夕企顏  
何人哉希之則是

惟其如愚所以能樂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學顏子之所  
學雖不能至亦可以弗畔於道矣

貓說

薛瑄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  
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羣  
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  
穴者月餘日旣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  
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  
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  
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矣已則怵怵泯泯饑哺飽嬉一無  
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  
旣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

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復有雞雛過於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來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答而放之

才不足用而反足以爲害其皆此猫之類歟讀先生此說世之尸位而不能除暴惟知殃民者其類有泚矣

捕虎答

薛瑄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羣行搏噬無間晝夜旣飽肉得氣去愈縱橫嗥躍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於朝命下總戎逐捕之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近郊來報者總戎率將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虎連兩日四虎就殛行者相賀於途居者相賀於室將吏以其事來白於余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其窟穴而芟夷之期醜類盡絕乃止夫除惡安民亦繡衣公之志也敢併以爲賀余愧乎其言則應之



曰夫利五兵結網罟除山澤惡物爲人害者自先王之制已然况我皇明奄甸萬姓仁柔義濡期使覆載遠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僻茲蠻方醜類稔惡乃爾則搨刃網繩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虎殲期畢舉而羣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總戎之令耳予逢掖者無能爲也何賀之敢當然予于是蓋有感焉彼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怳然乎山林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爲暴而可殺如前所云者是也抑又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爲靈物而剝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于彼而可惡也哉况彼之暴者蠢然強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高

其垣籬謹其出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翁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問瘡殘窘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避之哉且彼異類也爲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于斯極予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戎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物全安矣此則予職也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略以覃惠澤於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屬以目屏氣促武而去

丁亥之夏予蒞榕城未匝月有虎爲患於北門郭外城守副戎殪之而以示予予曰是奚宜至哉不於山而於

市不於夜而於晝是殆明目無忌以肆其毒也物有由  
興氣以感名予其能毋悚然也哉偶檢薛文清公集見  
其所爲捕虎答者用知古人所歎歷時不殊迅書一通  
以志予愧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薛瑄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  
大名于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  
烈在顧卽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謀畫規圖者曷  
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爲義哉至其爲子孫衣食之計  
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  
絲毫取于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噓炎光  
于已燼之日續漢統于旣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姦兇  
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于天下宜其偉  
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

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爲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其後云

義利關頭見不真守不定則一生行誼皆非武侯莫大  
功業祇從義利分明上做出有志之士不可不早知自  
審

勸學贈楊德全

吳與弼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四端一  
昧則失其爲人之實而何以自異於禽獸哉然蜂蟻之君  
臣虎狼之父子豺獾之報本雌鳩之有別則以物而猶具  
四端之一人而陷溺其心於利欲之私流蕩忘返反有不  
如一物者矣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  
知而已欲實四者於吾身舍聖賢之書則無所致其力焉  
豐城楊德全遊太學歸覲與予同舟談論累日慨然有志  
乎此而慮其還鄉或汨於人事且俗染未易革也徵言爲  
進修之方復以爲戒予曰天下之事公私理欲義利善惡

兩端而已其勢常相低昂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輕重  
分而利害判矣知者不患彼勢之重顧吾所以積累增益  
吾勢之力何如耳子歸淨掃一室置古聖賢格言於凡事  
親之餘入室正襟端坐將聖賢之書熟讀玩味體察於身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求其如聖賢者去其不如聖  
賢積功既久則其味道希賢之勢日重而舊習夙染之  
勢日輕不患不造古人門庭矣凡親友相見一以是忠告  
而善道之則秉彜好德之心人所固有吾見其相與踴躍  
共進於此又何患乎人事之汨哉勉之勉之無怠  
公私義利勢常低昂味道既深人事不汨理自如是

諭屬文

代寶慶守謝世修作

羅倫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  
次莫如守令父母子一邑守父母子一郡所以父母云者  
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  
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  
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  
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  
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  
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  
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

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舍舖畝畝鼓篋庠序見  
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翱翔古  
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縮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  
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  
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  
狼吮膏啗體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  
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  
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  
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  
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

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  
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  
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  
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今張許  
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  
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  
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  
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  
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  
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卹民以寬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

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子罔攸貸其毋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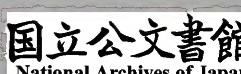
一行作吏便喪良心利慾薰人悉沉迷而不醒矣提撕

警覺無踰茲文

異才

蔡清

王端毅公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清曰  
 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  
 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便入學宮矣  
 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  
 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自  
 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  
 有過時扞格之患夫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所謂  
 不俟其熟而食之者矣况自幼小入學而所學者多非學  
 做人之實事乎人才之不如古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



成異才公曰然

虛齋此言切中學者之病然皆習尚驅之使然也人才不成又奚足怪轉移之方正操之自上矣

做人說上

馮從吾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躓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總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唵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畱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壞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

無遺而總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教成做童生進學後教成做秀才科第後教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教成做官林下教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言他哉余

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聖賢言語無非教人做人卽無非教人做官一之則不是今之不能做官者皆不能做人者也



言言室  
卷十一  
三

做人說下

馮從吾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  
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  
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  
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言也無已試以  
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  
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  
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非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  
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

言言室

卷十一  
雜著

三

正言室

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爲而其自道第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爲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去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

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聖人止此日用平實道理而文人則多高遠浮華議論華者未易工而實者可自盡故學聖人易學文人難然學文人雖極肖亦一文人已耳學聖人雖未至豈不得爲賢人乎哉無如人之爭爲其難而不爲其易何也

齋居四箴

張吉

余於郡齋以南右一室爲燕寢之所或終日不接一客不應一事則偃仰其間以至夕爾嗚呼人之一心其存亡出入之機微顯安危之本恒因有用無用以爲消長而已故孔子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曾博奕者之不如也聖人爲人之意深切如此然心之無用者固不可名爲有用而不察其所以爲用之實者亦不可彼管商申韓儀秦楊墨佛老之徒各奮其能各敷其說以成其名豈其心無所用與蓋事不師乎聖賢道不由于中正則其所以爲用者不免邪淫偏僻流蕩空無之失故其所爲雖有一二小節可觀

要而言之終必至于害倫理傷教化又不止無所用心者之足以自賊其躬而已焉予爲此懼乃於事事之暇竊取聖賢所以教人爲己修身之實設爲四箴寘諸座右以自警焉先之以慎獨者以隱微幽獨之中人所易忽于此不謹則餘無足觀故操存省察不可少有一息間斷必使本原澄澈念慮精純而俯仰動靜之間可以質諸神明而無愧焉謹獨而不窮理則昏昧罔覺何以究乎義理精微之極聖經賢傳熟讀精思必欲會其歸而後已此窮理之要也窮理而不改過則因循苟且何以造乎高大光明之域規矩準繩較度親切必欲循其則而後已此改過之徵也

三者既備不以仁爲歸宿之地譬諸行者之不求至其家射者之不求中其鵠雖有敝車竭蹶之勞復何益哉故其心必以是爲標的而其所以求之之方則亦不過卽是三者而力爲之謹終惟始不厭不棄雖未見其推行之迹澤物之功庶幾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而仁之爲道殆亦不甚遠矣苟棄此不務游情於高遠幽深之境以爲必如是而後仁則其日用之間無所持循據守以爲用力之地流而爲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果聖賢教人求仁之道乎此四者予齋居竊有志焉者也懼其心之無用必欲其有用者此也懼其心雖有用或至于差失必欲趨於中正不至于差

失者亦此也  
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者皆聖門教人爲學切實工夫  
誠日日用心于此何患不至聖賢之域哉凡爲學者各  
宜莊誦四箴

書遜志先生送平元亮序後

張吉

余觀遜志先生與平元亮論文其間有曰魏氏迄乎唐初  
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  
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  
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蘓氏學韓氏者  
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  
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余始聞其說  
而喜之既而不能無疑何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其  
惟道乎若夫發而爲文則其膚理脉絡聲音態度自不能  
無肥瘠浮沉輕重疾徐之辨或隨風氣以變遷或與世道

爲升降如燕人之御狐貉越人之業絺麻雖有莊列之談  
儀秦之辨不能論之使必同也市井之人其詞夸鄉里之  
人其詞質彼豈惡同而好異哉勢使之然也故程朱之文  
不能同於孔孟孔孟之文不能同於周公亦其勢有不得  
不然者聖賢何心哉然其道故未始不同文以明道道苟  
同矣文雖不同庸何傷今責爲程朱之道者曰胡不兼乎  
韓歐之文是猶責行王道之人曰胡不兼乎五霸之術也  
吾恐霸者之術未必能兼識者有以窺見其淺深矣道者  
水之源也文者水之流也其源深以清其流浩以潔者周  
公孔子是已後世惟二程朱子抑或可以當之復何不足

而他俟乎韓歐蘓氏平生精力敝於爲文而謀道鹵莽故  
其蔚然成章非無可觀而槩以精義入神之說其有合者  
鮮矣有志於程朱者勿爲他岐之所惑其庶幾乎因書以  
自勵

文所以載道也載道之文其言平易切實乍閱之似若  
無華而細按之無非至理蓋以理勝非以文勝者彼文  
人之作非不光怪陸離然以言乎理則未必皆當也學  
者誠能沉酣於程朱之學覺於他家文字自是砒砒不  
得以亂玉魚目不得以混珠而有所不欲觀矣雖工亦

奚足學哉

示淳兒帖

顧憲成

凡為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  
 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  
 正何須着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  
 重以得失為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  
 忽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  
 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  
 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  
 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為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  
 看人生窮通利鈍即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

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  
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  
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  
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  
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  
丘山之罪猶然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  
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  
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  
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夫透徹連舉  
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

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  
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  
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忽然於汝也耶抑  
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  
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  
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  
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  
爲伯魯之簡

只家常話而聖賢爲已實學具見於是增人多少志氣  
冷人多少熱腸爲子弟者當各書一通座右以發深省



正誼堂

驅游民

辛全

天下之人原以治天下之事人人各盡其職天下無廢事矣今天下無法遊民太多或作為小巧耗費天物或專攻邪術煽惑民心或逃差而為僧道或賣倫而為優伶或造酒而靡費五穀或賭博而漸習賊盜遊手遊食者多務本力田者少天下猶一家也一家中一人耕之眾人坐而食之苟求不困得乎坐而食之猶為害事况諸遊食人所作于世道人心大有害也宜將力田務本者量減徭役其無田而為商工者聽有田而願為商工者則浮民也畧增其徭以示重本抑末之意僧道坐食無補作亂敗俗往往有

古文或道編 卷十七 雜著 三

之宜預先諭以正道願還俗者卽以娼妓之無夫者配之授之以田使其男耕女織爲世道有補之人一倡一隨享人間太平之樂有堅志欲真爲僧道不願還俗者聽其山林靜養自修不得誘惑居民夜聚曉散師巫厭鎮諸術人令其力田不得復施其術違者罰以充戎良家子弟有投充世家爲戲者許世家放還焚其戲本戲具盡令歸農娼優各許從良有夫婦者躬耕不得再爲淫亂違則充戎其能從良力田者與良民一體相待凡作淫巧器物不關衣食切要皆令歸農造酒靡費五穀無益民生盡絕亦恐遽難惟將各處酒家徭役畧加之重則爲者漸次寡矣于各

省絕寬處所再爲建置州縣村落少者多爲建置村落不惟便于行旅預消盜賊則遊民又不患無可耕之田矣流遺孤兒十三歲以下責令養濟院孤老收撫每月將常食外多加穀糧十三以後教令生理其瞽啞跛諸人十三以上五十以下不能求衣食者有司設法措置擇寬閒處所給以資養擇識字數人編爲小詞凡孝弟勤儉忠上守分之意令其明明白白爲人勸教其習學于厭鎮淫詞盡行禁止違者不惟不許供給尤罪所教之人啞跛諸人教學打繩織網紡花織鞋刊字諸藝有能施財供給殘廢者或作歌詞以教瞽人學習者卽書德行一次以備表

揚有司不加意者許提調官嚴法繩之如此則不惟無遊  
民而殘疾亦無不各得其所矣此舉大畧也

此皆王政遺意近今行之未必無效是在實心任事者

賤書戒

呂 坤

六籍載道之器也天神地祇在焉萬靈百宰在焉千古聖  
賢在焉君師祖宗父母在焉尊天地神明聖賢君親師則  
尊書尊書則裝演而繕修之整齊之架閣之淨潔之次第  
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念不敢苟之真心重此萬分不  
敢褻之神物今也緇帙錦函牙籤犀軸不以鍵鑰切身實  
用手所點校批詳者不以收藏有攝之床頭擲之坐橙者  
有面無題識或破碎無護殼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污濁字  
不可辨者有半在南櫝半在北箱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  
者有宋元善本千卷百冊爲部而半障窗半覆瓶半在婦

人之筐篋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不知士所寶重者何物哉冠裳帶之儒而踐踏若此不知書所托賴者何人語曰丐惜瓢傭惜釜非此物足珍生所藉也無論此心此理有所未安下之爲不肖之倫茲所誦讀者非爾富貴利達之瓢釜乎士也無天道矣夫佛經道藏殼以衣所不得之綾紵厨以鳥鼠所不到之簡笥每誦讀則盥手焚香高吟莊誦如對仙佛而終身所得不過僧道士致位公卿千萬緇黃而視書若此是仙佛負僧道而士負聖賢士也無天道矣吾不敢及他人兒曹戒之

聖賢書籍神物所憑書存則道存道不可一日亡書其可褻視乎以天地間不可磨滅之物而慢棄踐踏不知珍藏保護者當以此篇爲戒

古今事紀 卷十七 三

書院贍田訓

蔡 駿

書院先有田以給諸生常苦不繼續置地共三十頃為書院贍田乃名兄之子顯忠遂良子宗亮弟之子佑賢兄孫一清等語之曰汝知此贍田之置乎非但給諸生一以祀先合族一以周給親故一以教誨後人咸於此取足故曰贍田畀汝等共之汝等其聽吾之訓言乎汝或不聽吾之訓言則汝子孫亦豈肯聽汝為吾子孫者勿曰此田吾祖父所置而有驕吝之心為吾兄弟子孫者勿曰此田非吾祖父所置吾何屑焉自汝輩言之各一父母各一形骸自吾與吾兄吾弟言之同一父母同出一形骸昔爾祖中年

早逝顧愚曰後人之事惟爾是望夙夜惴惴懼負爾祖之命力學十八載始得登第再擢言官兩遭放逐退耕林下者又二十載日用服食必從儉素積有贏餘始有此田上以成爾祖之志推之以及後人良亦艱矣今吾日就衰老上未能報君父下未能範鄉閭復愧不德無能以身爲教故建此舍宇置此田地以爲汝等修舉禮義之資汝其聽念之哉自今以始贍田之入擇族之年長精敏者一人司其計諸讀書子弟與焉凡有取用必告諸族之最尊長者聽其裁處勿過奢勿嗇吝勿用之非禮斯可長久也何以曰祀先合族歲時節序之祭必宗子主之讀書者助之蓋

宗子當祀先讀書者知祀先之禮也宗子先期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一以備祭品一以備酒醑及期宗子率族人或祭于祠堂或祭于墓所禮畢則以祭餘及酒醑輪次設席長少咸在獻酬以禮相勸以善勿過飲失儀勿互生嫌隙此因祭先以合族因合族以篤愛齊家之道也何以曰周給親故本族有婚者嫁者喪葬者讀書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以助之不問貧富定數皆同如富及仕者不受亦聽其辭也外族有婚者嫁者喪葬者貧不能舉量出所貯以助之親疎遠近各有等差必預爲之處無待其自白也本族有貧乏不能自養者讀書

者必告之尊長尊長命司計者出所貯計口按月務足其用吉凶之事尊長率合族與之營辦患難疾病必救援扶持亦量爲資助外族及故舊有貧乏不能自存或遇荒歉當周給者量出所貯親疎遠近各有等差必預爲之處無待其自白也蓋本族吾之同氣外族吾母族妻族血氣相屬故舊亦義所當急者何以曰教誨後人本族子弟讀書俱令在書院其延師之禮飲食之類悉出所貯務足其用外族子弟來就書院者同一供給門生及故舊子弟有家貧來就書院者亦同一供給常使此地英賢萃止師友講明以淑後人爲益多矣外此祠墓書院之修葺器物書籍

之補置悉出於此或遇荒歉必當劑量裁省若歲久積有贏餘益當增置贍田田益增則用益充足矣嗚呼子孫能守此訓則身修家齊族必昌大或有立心不臧謀毀書院分析贍田者合族以大義責之如不從是爲不孝當寘之於法

贍田之制所以報本睦族勸學周急誠美舉也士夫家稍贏餘者俱當倣此行之風俗駸駸乎其上矣

告子陸象山王姚江

張汝瑚

宋儒陸象山曰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又曰告子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象山之抑揚告子如此然考象山所自言有曰心本來無事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又曰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又曰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又曰心無形不知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觀此則象山之言與告子把捉無異至於所謂風恬浪靜滋味甚長則又把捉既定而不動心之效也夫象山之學其同於告



子者如此而其貶告子又如彼則何也大抵象山因孟子說壞告子又以外義闢之恐人目之爲告子爲外義陽避告子之名而陰用告子之實然則象山之於孔門亦未得爲正派也明儒王陽明獨尊之曰象山之學孟子之學也又曷故與蓋孟子之學雖若直截簡易然七篇中如知言養氣博學說約存心養性諸章未嘗不紆回繁難也象山陽明樂其簡易而忘其紆回故二家教人只欲管歸一路象山曰除了先立其大全無伎倆陽明亦曰除了致良知還有甚麼說然則象山與陽明豈不稱同調哉雖然有異焉象山原只是告子之學不曾學禪所以雖流入禪家境

界亦認做不動心效驗而不自知其禪也若陽明原從禪學過來其於禪也一則曰聖人之學在是再則曰去聖人僅毫髮亦可謂尊之之至矣迄乎學無所得而後遁之爲象山欲因象山以泝孟子不特孟子不肖連象山亦不肖生平學象山說話只是不相似畢竟象山是象山陽明是陽明讀象山語錄與所著書其不合聖經者尚少讀陽明傳習錄與所著書其攪亂聖言至不可勝計正如告子杞柳之說不勝遁而爲湍水湍水之說不勝遁而爲義外然則象山未爲告子也陽明乃告子者也象山未爲禪也陽明乃禪者也

象山之學朱子亦嘗目以告子故始終欲摧陷而廓清之茲篇合三人擬以一派反覆詳辨大恐其混儒釋爲一家也固以明孔氏之學豈直操同室之戈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陸隴其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况限

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悞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大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嘗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况專言靜者乎

朱子曰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又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又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而安卿因推到聖人之一動一靜與衆人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與衆人異此可見聖人清明純粹之躬斷非一靜可徹况學聖者乃復限以半日靜坐棄有用於無用乎故曰不用靜只用敬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也稼書殆有見乎言之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陸隴其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  
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  
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  
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  
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  
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  
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  
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  
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

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

矣尙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知而不行光陰可惜何況於不能知者彼夫敝精憊神終身汨沒而於聖人之道曾未夢見則又不但可惜而直可哀也噫

書座右

陸隴其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  
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  
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  
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  
悚然于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  
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  
書之壁間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  
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  
者所當汲汲哉

慈湖之清象山之慎子韶之勤皆居官者所當勉然既  
學程朱而尚不能此則何貴乎其學也若業已能此而  
不入聖人之室則亦僅有其能耳道德事功本無二理  
要在善學之者

書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後

汪 璉

璉按文公夫子所摘安石受病之原一段非誅安石也殆  
授安石以千古護身之鐵券也余嘗謂安石爲亘古以來  
奸惡之首莽操林甫盧杞皆不足道當是時名賢如濂溪  
溫公范蜀公皆與友善歐陽文忠韓持國呂申公皆盛相  
推引舉世竟無一人窺破其奸僅蘇老泉作辨姦論譏之  
鮮于侁謂用必爲亂兩公而已人皆以爲過言而不之信  
是其懷詐掩飾於平日者其術之工至矣以蓋世邪奸竊  
稽古之似以售其聚斂培克之實其狂率任意豈真狂率  
任意哉借名高於周禮豈真不能熟講而精思哉彼其以

漢文唐宗爲不足法孔明魏元成爲不足爲者祖商鞅挾持詐術之故智也其清介高遠以索價高也其褊狹狠愎以遂其深險也蔓說亂經以濟其腴削刻剝之陰賊也及其驟乘國鈞中外老成芟夷殆盡平日師友目爲共絲大言無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一時並興以此元惡大憝正大學所稱務財用之小人而責其不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豈非被其揜匿蓋藏始終認其爲真清介真高遠乎天性至親如安國安禮眎爲仇讐獨有惠卿則知己恨晚結中使以惑主聽主聽或悟輒以高臥要之三不足畏豐亨豫大之毒倡章蔡述之而釀靖

康之異慘暗結左右高臥要君秦韓史賈祖之而地析天崩閉宇宙於長夜開萬古之奇奸不謂吾夫子於魚爛河決之後而依然爲其所謾而不悟也其根原於溫公執拗兩字沁入人之心脾故以吾夫子之明睿亦不知不覺而入其中爲神姦所謾余故曰安石者窮天地亘萬世奸賊第一人也豈不信哉

王荆公學術雜於釋氏事業純乎申商而剛愎深險又足以濟其奸故正人君子往往多爲所欺而不覺寔有如篇中所云者不意數百年後却被此君歷數肺肝不少作一寬恕語其荆公之大不幸夫



廣惜字說跋語

汪璣

惜字之廣尚矣余獨恠夫拾斷楮於糞壤之中以爲惜者於十則之犯多不暇顧者何也彼以我爲能惜字矣我能飯僧拾取矣怨耶尤耶一焚消之福耶壽耶一焚延之天下事不揣本而齊末者類然余之蓄此久矣不謂吉士之先得我心善夫惜字於既有之後何如惜字於未有之先二語真清夜晨鐘發人深省者也抑余更有進焉千古道統載在經書五經四書者聖聖授受之精蘊也濂洛關閩經書指歸之階梯也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賢知有所裁愚

不肯有所循聖作明述萬古不易異端者流既以近理亂  
真分門各立矣乃儒其名而異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復  
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侮聖言而愚黔首生心害政莫此爲  
甚先賢有言曰不學之害小學而詭其塗之害大不學之  
害害一身詭其塗之害害萬世吾願身爲儒者凡下筆有  
出入經書彌縫異學者此字當惜今古史學今古之龜鑑  
也忠佞邪正久而論定一字之褒千載流芳一字之貶萬  
世遺臭論世尚友不可不慎每見操觚者麓觀成敗騁其  
才情輕於立論巧據深文不顧其情之安祇快一時之雄  
辨遂成千古之疑牘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學者無所適從

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且不易何有於毀孟子  
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吾願評賢否於異代者直取  
法孔孟苟有拂性好惡者此字當惜凡此兩則所以告夫  
立言君子也然惟立言君子最易犯此何也不立異不足  
以爲高不逆情不足以干譽然則吉士十則以淺近期賢  
愚之共守余之兩則以深遠願高明之同心請以質之吉  
士知不以余言爲迂

一言之得失萬古學術所係一字之褒貶千秋品行攸  
關士君子所當惜者莫大於此以此爲戒真有裨於世  
道人心也使人人遵而行之何患氣運不昌明風化不

醇厚哉

無悶先生傳

應撝謙

無悶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生於閭里幼未從達人游然性  
性好善見前長者賢則知景慕推戴之與友人交多樂從其  
其有志節者有從游之士輒語之以志道但居困窮澤不及  
及物所言者人未必信亦不敢強聒也其學亦適時不好禪  
禪不喜王陸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不面諛崇  
獎氣類故無黨生平未嘗言人過於人無怨惡大覃思於  
性命頗有所得事親自孩提至壯強無欺隱父母酷愛之  
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襟懷洞達無彼此至  
論學極不假借雖舉世不以爲然亦自得也自三十以後

絕意仕進苦志克治好學至老不衰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殆所謂困而學之者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但不炫之於人性樂沈靜不能趨走故不願有名譽也才拙于謀生乏絕而不能自存者數矣幸而得度亦不能爲善後策待命而已親友有德於己已無以德之時慊慊焉人亦諒其無能不罪也終日書室少與俗交自以爲天之遇我厚也故號無悶焉

聖人遯世而無悶如若人行事雖不能至幾幾求及焉當亦聖人之徒歟與世之放情絕物輕世肆志者相去霄壤矣

